

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

〔梁〕皇侃撰 高尚桀校點

論語義疏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

# 論語義疏

〔梁〕皇侃  
高尚集  
校點 撰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論語義疏/(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 —北京:中華書局,2013.10

(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

ISBN 978-7-101-09296-7

I. 論… II. ①皇…②高… III. ①儒家②《論語》-  
注釋 IV. B22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64772 號

責任編輯:石 玉

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

論語義疏

[梁]皇侃撰

高尚榘校點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8 1/2 印張 · 2 插頁 · 400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56.00 元

---

ISBN 978-7-101-09296-7

# 前言

皇侃（四八八—五四五），南朝梁經學家。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師事賀瑒，盡力研習，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性孝，日誦孝經二十遍。任國子助教，於壽光殿講禮記，武帝稱善，加員外散騎侍郎。著有論語義疏、禮記講疏、禮記義疏、孝經義疏等，唯論語義疏存世。

## 一 皇疏的流傳与整理

論語義疏，又稱論語義、論語疏，成書於梁武帝普通、大通年間（五二〇—五三四），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宋史藝文志皆有著錄。梁書儒林傳記曰：「皇侃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唐貞觀十四年（六四〇）太宗下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

講疏，宜加優賞，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錄姓名奏聞。」宋國史志評曰：「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言，補諸書之未至，爲後學所宗。」可見該書在梁至宋間被重視以及流行的程度。

皇疏雖一度盛行，但因它以道家思想解經，且多依傍前人，較少創獲，又「時有鄙近」，頗爲後世學人不滿。隨着時代的變遷和政治傾向，學術思想風氣的轉變，至北宋咸平二年（九九九），朝廷便命邢昺等人改作新疏。邢昺刪削皇疏之文，而歸向儒學本來之義理，時人以爲邢疏優勝於皇疏，視邢疏爲論語之標準注疏。自此，皇疏漸微，至南宋時失傳。

皇疏在我國失傳後，却在日本廣爲傳播。該書大約於唐初傳入日本，自唐以來，多以鈔本形式流傳。據日本學者影山輝國評儒藏本論語義疏（一）一文統計，其鈔本計有三十六種之多，諸如大槻本、寶勝院本、林本、江風本、天文本、延德本、久原文庫本、江戸本、重文本、京大本、應永本、三宅本、上原本、米澤本、寶德本、文明本、國會圖書本、足利本、清熙園本、神宮本、圖書寮本、蓬左本、青淵本、東大本、泊園書院本、靜嘉堂本、市島本、萩圖書

（一）載於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年五月出版。

館本、桃華齋本、寺田本、塙本、溯源堂本、故宮本、九折堂本、盈進齋本、新井本等。

寬延三年（一七五〇），根本遜志據足利學校鈔本整理刊印。在整理時，改變鈔本體式，將原「經—疏、注—疏」體式改為「經—注—疏」體式，類似邢疏；增刪或改變文字，異體字多改為通行體。此本乾隆年間傳入我國。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浙江餘姚商人汪鵬從日本購得此本回國，次年獻給浙江遺書局，遺書局總裁王宣望繼而將其進呈四庫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此本經鮑廷博校訂後，鈔入四庫全書。稍後，鮑氏又將其刻入自編的知不足齋叢書。鮑氏對根本遜志本的改動很小，只是刪除了根本本的句點、返點、假名，避清諱，改動了對少數民族不敬的個別文字。

武內義雄及懷德堂紀念會同仁對根本遜志改變體式、臆改文字的做法不滿，於大正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孔子卒後兩千四百年之時，經商討，由懷德堂講師武內氏承擔皇疏恢復六朝舊體的校理之事。武內氏廣搜鈔本，以時間較早的文明九年（一四七七）本（即文明本）為底本，以延德本、清熙園本、久原文庫本、桃華齋本、泊園書院本、有不為齋本、圖書寮本、足利本、寶德本等鈔本為參校本，校理後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由懷德堂紀念會刻印出版，稱曰「懷德堂本」。不少學者認為，懷德堂本保留了皇疏舊體式，選擇

底本早，參校本多，基本反映了皇疏舊貌，優於根本本。

懷德堂本一九六六年被我國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入大型叢書無求備齋論語集成，因其收在大型叢書，流傳不廣；尤其在大陸，罕有圖書館收藏，個人覽讀不便。進入二十一世紀，北京大學儒藏編輯委員會對懷德堂本進行校點，二〇〇七年收入儒藏（精華編）第一〇四冊。

就此來看，皇疏在我國大陸地區的流傳，主要有鮑廷博據根本本略加校理的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四庫全書本，和北京大學儒藏編輯委員會據懷德堂本校點的儒藏本。這些叢書本皇疏均存有不足。根本本改變皇疏舊式，妄改文字，已非皇疏舊貌。鮑氏據其校理時，又略有修改潤飾，更是加重了它的失真程度。還需要說明的是，知不足齋叢書本及四庫全書本雖均為鮑氏校理，但二者在文字上也略有差異，致使讀者無所適從。

關於皇疏的整理，近幾年主要出現了兩個本子，一是北京大學儒藏本，由北京大學陳蘇鎮等先生整理，以懷德堂本為底本，以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為校本，書名為論語義疏，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出版；一是徐望駕先生校注本，以知不足齋叢書本為底本，書名為論語集解義疏，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兩種整理本整理質量較高，但美中不足的

是，兩本均存在一些失校、誤校、誤點之處，而儒藏本由於收入大型叢書，很多讀者無力購置，從而影響了其傳播流通。基於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其重做整理。

## 二 皇疏的文獻價值與解經特點

皇疏是論語現存最早的義疏注本，也是六朝儒家義疏唯一傳世者，彌足珍貴。在論語研究史上，皇疏與魏何晏論語集解、宋朱熹論語集注、清劉寶楠論語正義、近人程樹德論語集釋堪稱里程碑式的力作。

皇疏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它承何晏論語集解之後，廣徵博引，將六朝時期的論語注解材料聚於己書，為後人保留了珍貴而豐富的論語研究文獻，其功甚巨。

據皇氏自序可知，皇疏徵引主要依據晉江熙集解論語所集晉人十三家，諸如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周瓌、范甯、王璠等。自序云：「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妨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可知，除保存何晏和江熙論語集解材料外，皇疏還收有其他「通儒解釋」，諸如鄭玄、劉歆、王肅、王弼、王朗、王雍、張憑、熊埋、顧歡、梁冀、顏延之、顏

特進、殷仲堪、褚仲都、穎子嚴、李巡、沈峭、季彪、繆協、虞喜、庾翼、沈居士、珊瑚公、太史叔明、孔後、袁氏等人的說解。此外，還有些未指名者，而是以「師說」、「舊云」、「舊說云」、「舊通云」、「一通云」、「又一通云」、「一云」、「一家云」、「一家通云」、「一解云」、「又一解云」、「又一釋」、「又一注云」、「又一本注云」的方式列舉衆說，可見皇疏徵集材料之富。漢魏六朝這些注家的著作，十之八九失傳，幸得何解、皇疏而保存至今，使後世可窺見論語古注，其珍貴價值，無須贅言。

關於皇疏的疏解特點，從以上簡述中已看出些端倪。詳言之，有以下幾點：

（一）義疏體方式：既疏經，亦疏注。

皇疏採取的是「經——疏、注——疏」的疏解方式。對於論語經文及漢魏注文，先疏經，後疏注，分別予以疏解。這種隨文疏解的方式，優點很明顯，即讀經遇到疑難障礙，立馬得釋；缺點也很明顯，即割裂經、注文，疏文篇幅大者，會把經、注的一句話或半句話割裂得很遠。如「學而時習之」下，疏文約有六百字，隔離好多行才能看到下句「不亦悅乎」。

（二）受魏晉玄學影響，以道家思想解經。

魏晉玄學的基本特點是以老莊思想改造儒學，其代表人物是王弼、何晏、郭象等。皇

侃在何晏論語集解的基礎上疏解，又廣引王弼、郭象等注，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響是很自然的。如泰伯篇「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章，皇疏徵引王弼曰：「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傾，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可見，道家思想傾向是頗明顯的。

### （三）彙集衆說，以示廣聞。

皇疏既通何解，亦引衆說。以先進篇「回也其庶乎，屢空」一語的疏文爲例，皇侃既疏何解，又引「一云」、「又一通云」、「王弼云」、「顏特進云」、「顧歡云」、「太史叔明云」等多家解釋。這麼做，在達到「以示廣聞」目的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可彌補「疏不破注」禁錮所造成的不足，爲讀者從多家說解中尋得正解放寬了自由度。如學而篇「賢賢易色」語下，皇侃先依循孔安國「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之注而疏曰：「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繼而，又以

「又一通云」的方式列舉了另一種解釋：「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兩種解釋相比較，恰恰是「又一通云」的解釋正確。前「賢」字，是意動用法，有「尊重」義；後「賢」字，是名詞，指賢人。直譯的話，即「賢其賢者，改變容色」；意譯的話，即「尊重賢德之人，應改易平常之容色為尊重之容色」。「賢」字的動詞用法，古籍有之，如禮記禮運：「以賢勇知，以功爲己。」孔穎達疏：「賢，猶崇重也。」這裏是講對待賢者的態度，在全章中起統屬作用，後面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是羅列賢者的善行表現。具備這些善行的賢者，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

（四）抒發己見，堅持正解。

皇疏中存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少人將「罔」誤解爲「誣罔」，將「殆」誤解爲「危險」，而皇侃疏曰：「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獨思，則精神疲殆也，於所業無功也。」釋「罔」爲「罔然」，釋「殆」爲「疲殆」，基本符合經義。又如「糞土之牆不可朽」，不少人將「糞土之牆」解爲「穢土之牆」、「垃圾塵土打成的

牆」，而皇侃疏曰：「夫朽鏝牆壁，若牆壁土堅實者，則易平泥光飭耳；若鏝於糞土之牆，則頹壞不平，故云不可朽也。」凡住過泥巴牆老屋的人，都有這樣的經歷，老土牆受潮碱化，土質慢慢松軟，表層泥土時常脫落，這樣的「頹壞」之牆，要想塗抹粉刷，是很困難的。又如「好直不好學，其弊也絞」，不少人將「絞」釋爲「急迫」、「急切偏激」等，而皇侃疏曰：「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直率，是好品質，但過於直率，不講究方式方法，其弊端在於絞切較真、尖刻傷人。因此，耿直、直率者也需要學習，修養德性，溫良恭儉，以禮約己，寬厚待人，完善處世之道，避免絞直之弊。泰伯篇曰：「子曰：直而無禮則絞。」這些疏解有助於讀者正確理解經文。

此次整理，我們儘可能汲取前人的長處，彌補前人的不足。整理着重於兩個方面：一是點，力爭實現正確斷句和標點；二是校，以懷德堂本爲底本，以在我國流傳較廣的知不足齋叢書本、四庫全書本作校本，校異同，定是非，力求爲廣大讀者獻上一部質量上靠得住的皇疏單行本。

# 校點凡例

一、此次整理，以日本武內義雄整理的懷德堂本爲底本，以在我國傳佈較廣的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四庫全書本爲校本。視文字需要時，參證定州漢墓簡本論語、何晏論語集解（日正平本）、邢昺論語注疏（阮元十三經注疏本）、朱熹論語集注（嘉慶刊四書集注本）、劉寶楠論語正義（同治刊本）以及其他相關典籍。

二、出校目的主要是：校異同，反映不同版本之間的文字差異和排列形式差異；定是非，凡有材料依據、有把握者，即確定孰是孰非。

三、凡「之」「乎」「者」「也」等不影響文意的虛詞、助詞，不出校；甲本爲「曰」乙本爲「云」等情況，不出校。懷德堂本原附論語義疏正誤表，校正文字訛誤，今全部採納，散見於相關校記中。

四、全書文字內容的排列，經文及其疏文頂格，注文及其疏文低二格；注文凡未標明「某某曰」者，均爲何晏注解。章句的分合及注疏體式，儘量依懷德堂本之舊，以反映堂本

原貌。底本卷二末原有「于時文明九年丁酉六月廿八日書寫畢」，卷四末原有「皆文明九年丁酉八月十一日映朔鴈聲書寫畢」，卷十末原有「吉田銳雄校字」，今均於此說明，在正文中不再出現。論語義疏懷德堂本序原在全書之始，論語義疏懷德堂本後序原在全書之末，爲方便使用，今分別作爲附錄第一、二篇。

五、校記採用簡稱：懷德堂本、知不足齋叢書本、四庫全書本分別簡稱爲堂本、齋本、庫本；何晏論語集解、邢昺論語注疏、朱熹論語集注、劉寶楠論語正義分別簡稱爲何解、邢疏、朱注、劉氏正義。

# 論語義疏自序<sup>〔一〕</sup>

梁皇侃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爲教不一。或負宸御衆，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頽周，生魯長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頽壤。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汨，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

〔一〕 此標題原作「論語義疏卷第一」，今改。

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爲體者則謂之爲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跡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士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

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拜。錄以匯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鑒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

〔一〕「拜」，齋本、庫本作「并」。